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青箱雜記 第十卷

真宗朝有王榷者，汀州長汀人。少時薄遊江界，至星子縣，夜宿逆旅，遇道士授黃白術，未盡其要。後再遇其人於茅山，相攜至歷陽，指示靈草，並傳以合和密訣，試皆有驗。仍別付靈方環劍緘膝之書，戒曰：「非遇人君，慎勿輕述。」榷後以佯狂抵禁，配流嶺南，時供奉官合門祇候謝德權適總巡兵，頗聞其異。榷後竄歸闕下，德權乃館於私第，煉成藥銀，上進。真宗異之，命解軍籍，使劉承圭詰其事。榷以師戒甚嚴，終不敢泄，唯願見至尊面陳。於是承圭乃為榷改名中正，俾詣登聞，始得召見。即授許州散掾，留止京師。尋授神武將軍，致仕，仍給全俸，遷高州刺史、康州團練使。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，輝彩絕異，不類世寶，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牌，即其金所鑄也。然中正亦不敢妄費，唯周濟貧乏，崇奉仙釋而已。今汀州開元寺，乃其施財所建也。卒贈鎮南軍節度使，此近古所未聞也。

乖崖張公詠尹益部日，值李順兵火之後，群政未舉。因決一吏，詞不伏，公曰：「這漢要劍吃？」彼云：「決不得，吃劍則得。」公命斬之以徇。軍吏愕眙相顧，自是始服公威信。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逸者，公許其首身。拘母□日，不出，釋之。復拘其妻，一宿而來。公斷云：「禁母□夜，留妻一宵。倚門之望何疏？結髮之情何厚？舊為惡黨，因之逃亡。許令首身，猶尚顧望。」就市斬之。於是首身者繼至，並遭歸業，蜀民由此安居。

平順賊之明年，復有劉旻相繼叛命，公命討平之。既而凱旋，忽有持首級來者，公曰：「當奔突接戰之際，豈暇獲其首，此必戰後斲來，知復是誰？」殿直段倫曰：「如學士之言，真神明。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，皆中傷被體，何嘗獲首級？」公乃先錄中傷之人，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，於是軍伍歡躍。又皇祐中，儂賊叛命，狄青討之，青臨行上言，以謂：「古之師還，以訊讎首，告割耳鼻則有之，不聞有獲首者。秦漢以來，方有是事，故獲一首則賜爵一級，因為之首級。然開爭啟幸，莫此之甚，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。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，售於無功不戰之人，非所以勸，願一切寢罷。如師有功，則差次其勞，全軍加賞；無功則酌酌其罪，全軍加罰。庶令上下一心，不專自為私計，則決勝之道也。」從之，遂大捷。然則青之智識，亦公之智識也。

公布衣時素善陳搏，嘗因夜話謂搏曰：「某欲分先生華山一半，住得無？」搏曰：「餘人則不可，先輩則可。」及旦取別，搏以宣毫□枝、白雲臺墨一劑、蜀箋一角為贈。公謂搏曰：「會得先生意，取某人鬧處。」去曰：「珍重。」搏送公回，謂弟子曰：「斯人無情於物，達則為公卿，不達為王者師。」公常感之，後尹蜀，乘傳過華陰，寄搏詩曰：「性愚不肯林泉住，強要清流擬致君。今日星馳劍南去，回頭慚愧華山雲。」

公布衣時常至鄭州，宿於逆旅，遇一人氣貌甚古，與之語，皆塵外事，不言姓氏，自稱神和子。質明為別，語公曰：「他日相公候於益州。」後公典益部，瘍生於首，禱於龍興觀。夜夢昔年神和子告之曰：「頭瘡勿疑，不是死病。」及覺，語道士文正之嘗收得鄭韶處士贈《神和子歌》，因索而閱之，益異其事。公乃建大閣上下□四間，號仙遊閣，歌至今刻石存焉。公離蜀日，以一幅書授蜀僧希白，其上題「須□年後開」。其後公薨於陳，凶訃至蜀果□年。啟封，乃乖崖翁真子一幅，戴隱士帽，褐袍絹帶，其傍題云：「依此樣寫於仙遊閣。」兼自撰《乖崖翁真贊》云：「乖則違眾，崖不利物。乖崖之名，聊以表德。徒勞丹青，繪寫凡質。欲明此心，服之無斃。」至今川民皆依樣，家家傳寫。

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。天聖中，其祖康靖公若谷知，慶歷中，其父邯鄲公淑又知，及後八年復圭又知。前此邯鄲公嘗迎侍康靖，題詩於州廡曰：「滑州如今是世官，阿戎出守自金鑾。郡人莫訝留題別，孫息期同住此看。」後復圭刻石記其事，一曰：「仰承貽訓，允契冥兆。」茲亦異也。

劉沆與鄉人尹鑿少同場屋，劉已登第大拜。皇祐中，尹以恩榜始登第，還鄉，劉以詩送之曰：「少年相款老相逢，鄉舉雖同遇不同。我已位塵三事後，君方名列五科中。榮登莫計名高下，宦達須由善始終。若到鄉關人見問，為言歸思滿秋風。」

仁宗朝內臣孫可久，賦性恬澹，年踰五□即乞致仕。都下有居第，堂北有小園，城南有別墅。每良辰美景，以小車載酒，優遊自適。石曼卿嘗過其居，題詩曰：「南北沾河潤，幽深在禁城。疊山資遠意，讓俸買閒名。閉戶斷蛛網，折花移鳥聲。誰人識高趣？朝隱石渠生。」屯田外郎柳永亦贈詩曰：「故侯幽隱直城東，草樹扶疏一畝宮。曾珥貂璫為近侍，卻紆繡褐作閒翁。高吟擁鼻詩懷壯，雅論盱衡道氣充。厭盡繁華天上樂，始將蹤跡學冥鴻。」可久好吟詠，效白樂天格。嘗為陝西駐泊，為樂天構祠堂於郡城大阜之頂，中安繪像，仍繕寫平生歌詩警策之句，遍於舊墉。晚年著《歸休集》行於世，年七□餘卒。

內臣裴愈，字益之，亦好吟詠。真宗朝，銜命江南，搜訪遺書、名畫，歸奏稱旨，用是累居三館秘閣職任。有詩《送魯秀才南遊》云：「東吳山色家家月，南楚江聲浦浦風。」《聞蟬詩》云：「楊柳影疏秋露月，梧桐葉墜夕陽天。」皆其佳句。有子曰湘，字楚老，亦有詩名。明道中，仁宗御便殿，試進士《房心為明堂賦》、《和氣致祥詩》，亦命湘賦之。湘蹈舞再拜，數刻而成。仁宗嗟賞，左右中人為之動色。其《和氣致祥詩》曰：「君德承天道，沖融協太和。卿雲呈瑞早，膏澤應時多。煦集連枝木，嘉扶異穎禾。五星還聚井，丹鳳更巢阿。藪澤無遺士，邊防久息戈。黔黎逢至化，稽首載賡歌。」他詩亦類此。有《肯堂集》行於世。翰林李公淑為之作序曰：「予嘗嘉河東父子，起銀瓘右貂，能以屬辭拔其倫。益之三朝侍內，老不廢學，又課厲二子，使皆有立，約己履履，如周仁、石慶。而楚老孳孳嗜書，克自淬琢云。」湘又善為小詞，嘗任河東路走馬承受，有《詠并門·浪淘沙》小詞云：「雁塞說并門，郡枕西汾，山形高下遠相吞。古寺樓臺依碧障，煙景遙分。晉廟鎖溪雲，簫鼓仍存，牛羊斜日自歸村。惟有故城禾黍地，前事銷魂。」復有《詠汴州·浪淘沙》小詞，仁宗命錄進，亦嘉之，其詞曰：「萬國仰神京，禮樂縱橫，蔥蔥佳氣鑠龍城。日御明堂天子聖，朝會簪纓。九陌六街平，萬物充盈，青樓弦管酒如澗。別有隋堤煙柳暮，千古含情。」

楊文公深達性理，精悟禪觀。捐館時作偈曰：「漚生復漚滅，二法本來齊。要識真歸處，趙州東院西。」

丞相王公隨亦悟性理。捐館時知河陽，作偈曰：「畫堂燈已滅，彈指向誰說？去住本尋常，春風掃殘雪。」是夕薨，凌晨大雪，實正月六日。

曹司封修睦，深達性理。知邵武軍時，常以竹箏贈禪僧仁曉，因作偈與之曰：「翠筠織箏寄禪齋，半夜秋從枕底來。若也此時人問道，涼天卷卻暑天開。」

張尚書方平，尤達性理。有人問祖師西來意，張作偈答之，曰：「自從無始千千劫，萬法本來無一法。祖師來意我不知，一夜西風掃黃葉。」

陳文惠公亦悟性理。嘗至一古寺，作偈曰：「殿古寒爐空，流塵暗金碧。獨坐偶無人，又得真消息。」

富文忠公，尤達性理。熙寧中余守官洛下，公時為亳守，遺余書托為訪荷澤諸禪師影像。余因以偈戲之曰：「是身如泡幻，盡非真實相。況茲紙上影，妄外更生妄。到岸不須船，無風休起浪。唯當清靜觀，妙法了無象。」公答偈曰：「執相誠非，破相亦妄。不執不破，是名實相。」既又以手筆祝余曰：「承以偈見警，美則美矣，理則未然。所謂無可無不可者，畫亦得，不畫亦得。就其中觀像者，為不得；不觀像者，所得如何？禪在甚麼處？似不以有無為礙者，近乎通也，思之，思之。」

文之神妙，莫過於詩賦，見人之志非特詩也，而賦亦可以見焉。唐裴晉公作《鑄劍戟為農器賦》云：「我皇帝嗣位三載也，寰海鏡清，方隅砥平，驅域中盡歸力穡，示天下弗復用兵。」則平淮西、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。

范文正公作《金在鎔賦》云：「儻令區別妍媸，願為軒鑿；若使削平禍亂，請就干將。」則公負將相器業、文武全才，亦見於此賦矣。公又為《水車賦》，其末云：「方今聖人在上，五日一風，一日一雨，則斯車也，吾其不取。」意謂水車唯施於旱歲，歲不早則無所施，則公之用捨進退亦見於此賦矣。蓋公在寶元、康定間，遇邊鄙震聳，則驟加進擢，及後晏靜，則置而不用，斯亦與水車何異。

王沂公有《物混成賦》云：「不縮不盈，賦象寧窮於廣狹；匪離匪斷，流形罔滯於盈虛。」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，已見於此賦矣。又云「得我之小者，散而為草木；得我之大者，聚而為山川。」則宰相擇任群材，使小大各得其所，又見於此賦矣。

宋莒公兄弟，平時分題課賦，莒公多屈於子京，及作《鷲鳥不雙賦》，則子京去兄遠甚，莒公遂壇場。賦曰：「天地始肅，我則振羽而獨來；燕鳥焉知，我則凌雲而自致。」又曰：「將翱將翔，詎比海鷗之翼；自南自北，若專霜隼之誅。」則公之特立獨行，魁多士、登元宰，亦見於此賦矣。